

① 通名星一人時分也。
 ② 有十半篇。
 ③ 共四篇。

著 嘉 華

復員圖

鄭承新



文 生 出 版 社

復 員 圖

華 嘉 著

文 生 出 版 社 發 行

• 一 九 四 六 年 •

復員圖

著作者：華

嘉

出版者：文生出版社

總經售：各大書局

出版期：卅五年十一月初版

印數：一——二〇〇〇

定價：每冊二元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目 錄

一、勝利從天而降的時候·····	一
二、復員途中·····	二五
三、歸來·····	四五
四、窮途·····	七三
五、還鄉·····	九一

勝利從天而降的時候

從放暑假那一天起，便一帆風順的跟尙卿，今天更是喜氣洋洋了。他剛從外面匆匆忙忙的回來，那位舞女出身，善觀風色的太太，捧着一籠冬菇燉雞翅到尙卿的面前，攆過海狗龍大衣和美國呢帽，嚮着風情的問着他道：

「看你今天滿面紅光的樣子，明天一定飛往成了，可是？」

尙卿嘆了一聲，愣了一下，旋即轉過頭來，牽着太太的竹筴小手揉搓着，發出一聲黃牙齒的笑着說。

「你這是那里打聽出來的。」

「是你自己告訴我的。」

「我什麼時候告訴你？」

「就是現在。」

「鑒三話四。」

「你的面上不是正寫着這幾個字：明天飛鴻——發復財財！」

「你這嚼舌根的。」

尙老順勢一拖，輕輕一打，二太太便索性坐到他懷里愛嬌的笑着。

忽然，門鈴响了，尙老推二太太起來，緊張的說：

「生客來說我不在。燕客說我睡了，知道嗎？」

說完，尙老便急急的進寢室里去，本想休息一下，可是，一想起明天就飛，便又忙着打開那旅行小皮箱檢拾一些重要的東西。正在忙碌的時候，却聽見客廳那邊有熟客的聲音，他生怕明天的行程給別人曉得，趕快翻起箱子，若無其事的躺在床上，還來不及把棉絨被蓋上，客人已經不客氣的跑進寢室來了。

尙老只好裝作驚醒起來，擦着眼睛，看清來人之後，他大大的抖了一口氣，彷彿帶着嫌惡的聲調，斷斷的說：

「呵！——原來是你。」

來客幽默地眯着眼睛，骨碌骨碌的在房子裏轉動後後望了一轉，又在尙老身上像有無意的打

量一下，然後打着哈哈說：

「尙老，今天怎麼這樣高興？……」

「別開玩笑，仲政兄。今天有什麼消息？」尙老一本正經的問。

「消息？你指的是那方面的消息？——金、鈔、花、紗，還是勝利大廈的消息？」仲政兄用食指托一下克羅克眼鏡，有點故意裝腔的詢問。

「仲政兄，你太不夠朋友了，我天天托你問的買飛機票的事，怎麼就忘了？要是托你更重大的事，那豈不更糟！」

「別罵人了，尙老。」仲政兄涎着一付笑臉回答。「其實今天那里還有比買飛機票更重大的事？誰先離開重慶，誰就可以大發復員財，這誰不知道？——尙老神通廣大，在這些事情里當然心里有數，那里還用得着我們這等跑龍套的腳色。只要將來「五子登科」的時候，有什麼殘羹冷飯送一份過來就真是托福了。」

仲政兄這一番又冷又熱又酸又辣的話，挑起了張尙卿的過去一些陰私。當他們以前搞在一起的日子，和在某一個突然的機會來到的時候，不顧情義的撇開了這搭檔老伙計的那一回事，彷彿從這一番話里，尙老感到了一些難受的針刺。正是這不尷不尬的時候，報販送來了當天航空運到

的上海報，尙老立時翻開經濟新聞，眼睛落在金鈔行情那幾行小字上，看到滬市金價又扶搖直上的挺升，心里深深地爲過去一天的偉大損失而憤憤然，而臉上却還是裝得那麼不動聲色若無其事似的。而那位客人卻像猜中了他的心事似的，忽然揮過嘴來問一句：「上海的行情怎樣了？金價有變動嗎？」尙老給這樣一問，到處沈不住氣，可却還是淡淡的說：

「又漲了。」

「不漲才怪呢！」仲政兄幸災樂禍的搭訕着。「有接收人員到的地方，物價就和飛機比賽；何況官價和市價相差太遠，有鈔票有飛機票的人，那個不曉得發這一筆輕而易舉的復員財！」

「所以，健公他們正是近水樓台先得月，這個月來也吃得够飽了。倒楣的還不是到這時候還在重慶吃霧的我們！」尙老故意把話題岔到健公們身上，以掩飾自己的秘密。

「我們？」仲政兄故意有力的咬實那個「們」字。「尙老還話錯了。倒楣的是我，不是我「們」。正在當風得意的張倚卿大廠長還是大有可爲的。你說可是，哈哈！」

尙老雖然感到又是一枝冷箭，正刺中要害，可是只要明天的秘密這老伙計不知道，那多吃兩三碗冷水又怎麼在乎呢。於是他故意打着着：

「聽說敬公昨天走馬上任，可惜還沒有和他混熟，一點油水也揩不到；今天馬煥老他們已買

好了輪位，準備舉家東下，個個都有辦法趕舟離開重慶，這真是使人羨慕之至呢！」

仲政兄冷笑了一下，接過話來說：

「尙老忘了，東源兄他們買了一隻木船，這幾天正登報招請搭客，聽說不止撈回船本而且賺了。你老也不妨如法再來一下。」

「這事幹不得！打了八九年國仗好僥倖才留下性命，復員回家在三峽送死，這才冤枉！你說可是？」

他們本來各有心事，可又不能不這樣互相敷衍，正在彼此都有疲勞感的時候，門外却驀呀鬧野的來了幾個人。

爲首的一個是冬瓜一樣的大胖子，整個身段都像是一些圓圈組成的，這是金鈔市場著名的經紀人胡大胖子。隨後來的兩個，一個高，一個瘦，都穿得很講究，一付紳士氣派。腦滿腸肥的樣子。他們似乎彼此有所爭執，踏進門檻還有點餘興未盡的吵着：

「國際的張莉莉那里比得上盟友的小崔，你的眼睛真是太豈有此理。我們那個十萬元關金的小東，今晚請尙老去評評理，他老人家起碼看過一千個舞女，他總不會不够公平的。」

高個子拉紅了臉在嚷着，一付尖嗓子，把屋子裡的人都驚動了。主人脫身迎了出來，笑容滿

臉的打着哈哈說：

「樂寧兄，你又在發揮什麼偉論呵！」

「尙老，尙老。今晚你陪我們去國際和盟友走一次，給我們主持個公道。道輝兄他偏說國際的……」

胡大胖子趁機把尙老拖過一邊，咬耳朵的說着：

「昨天商量的那件事，餘湘泉那傢伙挺硬得很，只答應五百萬，你看怎辦？」

「哼！」尙老斬釘截鐵的說。「你回頭告訴湘泉，他的八月大比是怎樣渡過的？他的經理牌于是那個給他撐腰？將來他那里要是再攔淺還要不要找張尙卿？你就這樣告訴他，知道嗎？」

尙老把話說完了，便轉過頭來，重新放下一付笑臉，和那兩個舞迷聊着道：

「好，今晚我陪你們兩位到國際和盟友湊湊熱鬧就是。待會兒我們還是先去精神健盪的三六九嘗嘗南京板鴨的味兒再說。」

樂寧兄高興地回答着：

「他們走得很快，連南京板鴨也回頭了。」

「所以，我說，誰能先離開重慶誰就是這個——」胡大胖子伸出他那又瘦又肥的大拇指，學

着美國乾爸爸的口吻說：

「頂好！」

「哈哈！」

大家都忍禁不住的前仰後合的笑開來了。

二

第二天，張尙卿到廠里走了一趟，把辦總務的幾個親信喊來叮嚀了幾句話，同時把廠里留下來發職工薪金的現款，提出十張五十萬元的中央銀行本票和五百萬整的關金，不聽任何手下人的勸告，便匆匆的乘包車趕回部里去。在那邊例行公事的辦了請假手續，連一二三的上下打點了一下，而且還吸收了一些科字號的同事的大批現款，心滿意足的跑出來，坐上包車用力的踏着叮噠，氣昂昂的望着向後溜走的兩邊店舖。

車子才過兩路口，迎面闖來一部吉普車，突然在他面前刹住，裏面鑽出個全身美國裝備的青年男子，他大聲的嚷着：

「尙老，尙老。」

「陸春生，你什麼時候回來的？」

尙老滿喜交集的停下車來，用力握住這年青人的手。陸春生十分高興的說：

「承晚翁也回來了，今天下午五點在公司有個約會，尙老一定賞光。」

「今晚？」尙老遲疑着，春生却猜透了他的心事，倒反報告他一個消息：

「尙老不必耽心，今天到上海的飛機班期已決定順延至明天，今晚一定要來賞光，承晚翁有話跟你說。」

「啊！你怎麼曉得今天班期順延。」

「我才從那邊來……對不起，我有點事先去了，晚上見！」

「晚上見！」

張尙卿回到家里，打扮得整整齊齊的二太太，與高宋烈的告訴他：院里的徐專員來通知飛機班期順延一天。所以今天晚上她想去勝利大廈過一個快樂的晚上，要他陪她去玩。尙老一聲不作的，溜進寢室把徐專員的留下的字條仔細地讀了兩遍。隨後便換過一身筆直的藍新西服。這一來顯得那位二太太歡喜得像個小孩子似的，捧住他的面頰貼上個口紅印子，尙老生氣的用手網擦掉它，粗魯的說：

「你和雪芳去吧，我還有事情！」

「你還沒良心的傢伙，自己坐上飛機呼的一聲就飛上海，把我們丟在這鬼地方，連陪我玩一晚也不肯，……」

二太太還在嘮叨着，尙老早已硬着心腸跑出門坐上包車走了。他心裏在盤算着，一切事情必須在這一天之內弄個停當，看情形明天是一定可以走得成的了。心裡一急，右腳便不知不覺的用力踏着叮嚀，把包車伙弄出一身大汗來了。

到一些行家那裡打一轉，隨後準時到達陝西街的中興實業公司，蒞進客廳，那裡已擠滿了形形色色的各等人物。反正都是一些熟人，張尙卿一一打過招呼之後，便直闖入總經理室。

「承晚翁，恭喜恭喜。」

這位在別人還未出發便已榮歸的中興實業公司總經理呂承晚先生，這時正和兩位熟朋友在談論着一些黃浦灘的醜事。現在看見張尙卿來了，而這人又正是放爆竹的時候，曾經使他栽過跟斗的，所以更顯得洋洋自得的樣子。聲音特別顯得嘹亮，笑聲也特別尖銳。

「尙老，你長胖了，這個月來更得意了吧？哈哈！」

「好說好說。你倒真的長胖了，蘇州阿的水把你吃成又胖又白，這一廬新廬不少了！」

於是，那位京滬歸客又再一次大聲的重述黃浦灘頭的鹽事，和一些所謂「寧方」的秘聞，弄得滿座都打起哈哈來了。

宴會的時間到了，他們又回到飯廳來。兩桌「久華源」的著名地道川菜，很能引起大家的食慾，也更易引起大家談話資料。上過甜食之後，給烟酒氣填滿了的這小溫室，使得這一羣腦滿腸肥的人物都嬉嬉起來了。

尚老第一個把自己的笨重的身體移到躺椅上來，身邊剛巧是銀行經理徐湘泉先生，因此帶着七分酒意打着飽嗝的對徐經理說：

「湘老，今天托胡大胖子轉達的那話，想都已準備停當了？」

經理先生知道這是不可避免的，雖然在這個宴會就故意躲開這可怕的客人。剛才胡大胖子到行里來的那幾句頗富恫嚇意味的話，還清楚留在他們耳邊，可是，應該怎樣辦呢？連左右逢源的他也躊躇起來了。最後，他硬着皮頭裝着一付可憐相答着：

「尚老吩咐的事，湘泉那裏敢不盡力，可是這幾天千萬萬確的銀根緊和寸頭短少，硬貨又拋不出，要是一下扯空了，……」

「徐經理，你這樣就真不够朋友了，那一個人沒有急需，那一個人沒有困難的時候，這次算

是給我成全這件事就是了。明天上午十時，我還是請胡大胖子到貴行里去，一定請幫忙！」

「呵？」

徐湘泉臉色也發青了。剛才灑下去的幾兩「頭鏈」全部變成冷汗，直淌到香膏上來，幸虧這時當差來請他聽電話，不然他還不知該怎麼下台。

在席後閒談中，大家也提到一些關於接收人員的醜態，和一些混水摸魚的把戲，這些內幕本來就是他們經營的資本，在他們談起來就簡直和談自己的家常一樣熟悉。

散席的時候，有一個人拍拍張尙卿的肩頭，低聲的說：「我們一路走。」他回過頭來看看這個人，輕輕地點一下頭。

承晚翁今晚也特別客氣，把客人一個一個送到門口，握一下手，客客氣氣的道別。

張尙卿和承晚翁握過手，輕輕地說了幾句話，最後彼此交換了一個會心的微笑，便走到街上來。迎面一陣冷風把他吹得打一個冷戰，目送着另一些客人三三兩兩的走過，他却吩咐包車伙先到心心咖啡店門口等，自己浴着晚風慢步走向小什字那邊去。

不一會，先前那個人追上來了。他們并肩走在冷落的陝西街，偶爾有一部吉普車瘋狂的從後面駛來，呼的一羣又向前駛去了。

「尙老，我有一件事想和你商量」

「有甚事。永勤兄？」

「好容易我在後天的班船上弄了幾個『置』。」

「那就恭喜恭喜了。」

走先陝西街。他們從打銅街拐彎，人也多了，市街也熱鬧了。梁永勤喊了兩部黃包車，照尙老的意思到心心咖啡店去。

才坐下來，永勤兄便心急的說：

「就因為急着要回上海去，有一批儲單想脫手。尙老肯幫忙嗎？」

「這個，我……」尙老沉吟着。

「我知道老陳那裡要，但我不好開口。想請尙老幫幫忙，請老陳那邊通融一下。」

「這青黃不接的時候，我想，這事他不大好辦。」

「甚麼條件都可以，只要……」

僕歐送來兩杯咖啡，和一盤點心，而且對這些熟客特別殷懃的說着一些好聽的話，使得心急的梁永勤非常不耐煩，好容易才算把他支使開了。

「甚至，我還可以無條件的在船上讓出一個位置。」

「讓我考慮一下。」

尙老故意賣一個關子，心裡却在盤算著家裡那位二太太，天天吵着嚷着要回上海，這倒是一個非常現成的機會。可是，他依然不露聲色的，過了好一會子，才隨便的問一句：

「一共有多少？」

「不多不多，只這麼五十兩。」

「我明天答復你怎樣？」

「可是，我的確急得很，因為後天要開船，我……」

到後來，這心急脫手的人，簡直把嘴吧湊到尙老的耳朵裡囁囁的說了一大遍，總算到了最後，尙老冷冷的告訴他：

「明天上午九時聽我的消息。」

這話好像是福音一般，感動梁永勤千謝萬謝的說了很多話，會過暇出門來還加上一大堆好聽的話，叮囑又叮囑，感謝又感謝的，才喊部黃包車回家去了。

在包車上，尙老把這事打算定了，既可以撈得一把現的，又可以弄得船位——「哼，一定要